

走向对此在的彻底决绝

——保尔·策兰诗文《一次》之诠释

吴建广 刘英杰

摘 要：保尔·策兰的九行短诗《一次》是其诗集《呼吸转折》的最后一首，该诗虽小却占有一个组诗的位置。诗文显示了诗集中诗学转折的最终完成。我们始终坚持诗学文本的语词意义和表述涵义在其结构中自身彰显，而力图避免以客观方法和意识形态，或政治正确来从外部将意义强加给诗学文本。本文秉承诗学诠释学的基本思想，以策兰诗学的整体涵义走向为框架，从文本构造出发，参考他人的研究成果，对本诗进行诗学诠释学的解释。本文的命题是：《一次》表现的是诗人对尘世的决绝，是他出生入死的诗学表述，是对灭绝人性的世界的挽歌。

关键词：保尔·策兰；《一次》；《呼吸转折》；诗学诠释学

作者简介：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 德语系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上海 200092

同济大学 外国语学院 德语系 硕士研究生 上海 200092

中图分类号：I51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14)03-0131-10

一、导 论

在保尔·策兰的诗集《呼吸转折》(Die Atemwende, 1965)的最后，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最后一个单元，即第六组诗中竟然只有一首九行短诗，题为《一次》(EINMAL)。一首诗独占一个组诗位置的现象，除此之外，还在策兰诗学中出

现过三次,由多个部分组成的诗《声音》(STIMMEN)和《带人狭窄》(ENGFÜHRUNG)(诗集《语言栅栏》*Sprachgitter*, 1959),还有诗集《罌粟与记忆》(*Mohn und Gedächtnis*, 1952)中的《死亡赋格》(TODESFUGE)。这三首诗不仅在诗学力度上,也在长度上均能承担一个组诗的分量,而我们现在面临的却是一首只有九行的短诗。诗人在其诗集的结构设计上以这首短诗压轴,并赋予它单独承担一个组诗的分量,足见该诗在策兰诗学创作中极为特殊而重要的地位^①。这首诗可谓《呼吸转折》的终点,以此为这部诗集画上了一个巨大的加粗句号。

然而,这首看似言词简单的诗文却给理解与诠释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即便在语义层面上的理解也会造成诸多歧义。诗文完全不具有蒂莫西·巴蒂(Timothy Bahti)所说的“在表述与风格上的与众不同的、显然别具一格的明晰性”。^②因此,对这首诗文的理解出现了释义方向迥异的巨大差异,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有从宗教神学视角来探讨诗文意义,如威廉姆·赫克(Wilhelm Höck)的《说的是哪个上帝》^③一文;也有从社会批判的维度来释义诗文,如玛丽丝·杨茨(Marlies Vanz)的专著《论绝对诗学的干预——保尔·策兰的诗文与美学》^④;还有从语文学层面对诗文涵义的高度抽象,如巴蒂的论文《用字母拼写的悖论:保尔·策兰〈一次〉中的风格和陈述》^⑤。三者在不同程度上阐明了诗文的某种意义,然均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执着于自己的方法论视角,或多或少遮蔽了文本结构本身所传递的消息,就是“将诗学作品的所言之物转化成受他们的思想支配的散文和受他们的概念约束的真理”^⑥,这正是伽达默尔否定固定方法论的原因所在。因此我们在对《一次》进行诠释时,将借鉴、比较与评说上述三者的论述,给出我们对这篇诗文的非终结性释义。

二、诗文的开放性与锁闭性之悖论

诗文《一次》书写于1965年9月14日^⑦,现录诗文如下:

① Siehe Paul Celan, *Die Gedichte. Kommentierte Gesamtausgabe*, Barbara Wiedemann (Hrsg. und kommentier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2005, S. 723.

② Timothy Bahti, „Das Paradox buchstabieren: Stil und Aussage in Paul Celans EINMAL“, aus dem Englischen übers. von Ulrich Plass, in Ulrich Wergin/Martin Jörg Schäfer (Hrsg.), *Die Zeitlichkeit des Ethos: Poetologische Aspekte im Schreiben Paul Celans*,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und Neumann, 2003, S. 19–29, hier S. 22.

③ Wilhelm Höck, „Von welchem Gott ist die Rede?“, in Dietlind Meinecke (Hrsg.), *Über Paul Cela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0, S. 265–276.

④ Marlies Janz, *Vom Engagement absoluter Poesie — Zur Lyrik und Ästhetik Paul Celans*, Frankfurt am Main: Athenäum, 1984, S. 179–180.

⑤ 同注②。

⑥ Hans-Georg Gadamer, *Gesammelte Werke*, Bd. 9, Tübingen: Mohr, 1993, S. 289–290.

⑦ 同注①。

一次，
那时那地我听到他，
那时那地他在洗涤世界，
没被见到，彻夜，
真实。

一个与无限，
被毁灭，
曾说我。

光曾在。拯救。

EINMAL ,
da hörte ich ihn,
da wusch er die Welt,
ungesehn, nachtlang,
wirklich.

Eins und Unendlich,
vernichtet,
ichten.

Licht war. Rettung. ①

本诗由三个诗节组成，诗节行数呈递减状，分别为五行、三行、一行，共有九行。第一诗节使用的语词十分简单，诗篇一开始就是“一次”，这个词独占一行，这个“一次”同时也是诗的标题。接着，抒情之我就叙述了一个自身感受到的诗学故事。这个“一次”像是在叙述一个远古的故事。我们所知的民间故事多以“从前”开始，格林兄弟收集的民间童话中也常以“从前有一次”(Es war einmal)开始叙事。诗文中的过去时态也证实了这一叙事方式，似乎在讲述一个已经发生的事件，一个类似于童话的故事，一个“被毁灭”的残忍故事。接着以首语重复法(Anapher)的“那时那地”(da)来讲“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德语副词“da”在德语中包含了时间和空间两层含义。在那个时候、那个地点，我听到他，他在做一件事，即洗涤世界。“洗涤”的本义具有两种功能，一是将洗涤之物带入一个特定的状态，如洗涤干净；二是祛除洗涤之物上的斑渍、污垢。^② 总之这个行为与水有关。这个他究竟是谁呢？诠释者均将他视为神或上帝，这点也得益于公布于世的策兰手稿。在策兰手稿中有这样的修改过程：在草稿中，第二诗行的这个“他”全部大写并斜体(IHN)，在第二稿中，尽管这个“他”不在句首，却改成了第一个字母大写(Ihn)，终稿才改成小写^③。在西方的宗教文化语境中，如果无论第三人称单数是第几格，出现在句子的什么位置，都写成大写，那么就会使读者联想到那个独一无二、全知全能、至高无上的上帝。上帝洗涤世界有两种可以理解的可

① Paul Celan, *Gesammelte Werke in fünf Bänden*, Beda Allemann/Stefan Reichert (Hrs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6, Bd. 2, S. 107.

② *Duden — Das große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 in 6 Bänden*, Mannheim/Wien/Zürich: Duden Verlag, 1976, Bd. 6, S. 2844, Stichwort: waschen.

③ 参见 Paul Celan, *Atemwende (Werke. Tübinger Ausgab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9, S. 186-187.

能性:其一是《圣经·旧约》中上帝耶和華引发的大洪水,洗涤罪孽深重的人类;其二指基督教的浸洗礼。这两者均与人类的罪恶有关。不过,若是我们没有发现策兰手稿中的这个“他”的改写过程,也很难将其理解为那个创世与毁世的上帝。

关于诗中的宗教神学的含义,赫克在《说的是哪个上帝》一文中的论述颇为详尽,他将犹太教视为理解策兰诗学的关键性元素。赫克认为“这首诗首先与复活有关。‘他’不可见,且‘彻夜’示意这坟墓般的黑暗。‘洗’则有洗礼的意思(据《圣经·新约·保罗书》,紧随耶稣·基督之死)”,赫克继而将最后诗行中的“光”和“拯救”也放在这一关联中进行解释:“‘光’与‘拯救’也在浸洗礼中出现。”^①在《圣经·新约·罗马书》第六章中,确实也讲到了浸洗的意义,就如耶稣的复活,浸洗便有了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含义。《圣经·旧约·诗篇》第51篇又说道:“上帝啊……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赫克显然是将策兰诗学解释成对宗教经文的注释,似乎策兰诗学的意义是在完成宗教神学的任务。不过,策兰诗学即便有宗教神学的元素,也是与宗教文本的互文关联,是为诗学所用的素材,而不是借用诗学来弘扬宗教。诗人将原先大写的“他”变为小写,就是要减少“他”作为上帝的权威,将一个全知全能的他变换成一个可能是任何一个男性的他。在这个诗学空间扩大的同时,也给诠释者带来解释的各种可能性和难以适从的困惑。

诚然,策兰诗文中的宗教元素不容忽略。不过,杨茨从社会批判的视角来解释这篇诗文显出方法论削足适履的蛮横,与诗文内容就风马牛不相及了。在1978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她套用改造社会的批判理论之模式,似与策兰诗文的涵义方向无甚关系。杨茨没有理会赫克早在八年前发表的论文,而直接将诗人策兰推举为革命式的人物,把“洗涤”世俗化,并将之解释为对社会的批判和新世界的建立:“在大洪水般洗涤世界的时候,说我(ich)……就使得‘一个与无限’的被毁灭成为可能,一个与无限,在柏拉图那里就与语言的起源有关联。在这首诗以及策兰后期的一些诗文中,数字承担着一种思想,一种数量上的、压迫物与人的思想。真实即与他(ihn)有关,而且也与这世界相关,在从数字统治中解放出来的基础上,创造就应合了语言的产生,只有在这样的语言中我才有可能言说。在沉沦中‘一个与无限’在言说:我。此地,策兰将自我本真及其语言发声与洗涤干净相关联,与重新建立世界的原初状态相关联。这个隐喻在描述的意义显得荒唐。不是说要退化到历史早期阶段,要表达的是,要帮助这个我达到它的权利,超越人力的全面改变就十分必要”。在简短评述之后,杨茨给出的结论是:“《一次》将自决的、自主的自我之产生与一个前提相关联,这就是对现有现实的彻底改变……主体的自决(die

^① Wilhelm Höck, „Von welchem Gott ist die Rede?“, S. 274.

Selbstbestimmung des Subjektes)可以在这一个方面作为出发点,在另一个方面作为改变社会的结果来把握”。^① 杨茨的解释方式就是以预先设定的社会批判理论为固定的方法论,并从策兰诗文中选择性地提取对其方法论有用的语词,生硬地将策兰的诗学书写强制性地解说为对社会的干预或被压迫人类的解放事业。其实质与赫克的方法同出一辙,就是将策兰诗学视为某一种既存理论或宗教的脚注,貌似赋予了策兰诗学社会-历史意义,实质上,如此任意拔高显示出对文本的自身价值缺乏应有的尊重。

确实,诗学作品可以作为文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但仍然需要在对文本结构的理解基础上进行,而不是唯我是用、断章取义的“六经注我”,尤其是当论文的重点立足于对诗文本本身进行理解与解释时。因此,巴蒂的研究成果显然能够深入诗学文本的基本内涵,从语词意义、诗句结构、互文关联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尽管在研究中或有过度引申和微言大义之嫌。巴蒂指出了诗文中“悖论式”的表述与风格;读者“对文本的直接印象肯定就是被重负解放的感觉”;诗句节奏“轻快前行”。^② 所谓“从重负中解放”是巴蒂设定的诗文主题,在这一认知基础上,巴蒂从“语词、词素、音节和音位或字母的排序”^③出发,结合策兰诗学中的希伯来语印迹,并把“不被见”解释为“看不见”与“夜”结合起来,昏暗,由此才有最后诗节的“光”和“拯救”,^④他认为,诗中最后一行的“光”是“神性之光”。^⑤ 他最终赋予诗文拯救语言的伟大任务:“策兰的悖论式字母设置朝向这一方向书写,即在表述中把语言从其语词的意义中解放出来”^⑥,这也是他在文前所说的“从重负中解放”。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巴蒂的语言解放说。其一是德意志语言因为纳粹意识形态的污染而承受沉重负担;其二,人类语言本身遭遇到言说的危机,诗人承担着把语言从危机中解放出来的任务。第一种说法在德语文献中俯拾皆是。这类说法只有部分准确性,因为自语言产生以来,被政治滥用的情况始终存在,并非只存在于德意志第三帝国。我们始终不赞成这类回避历史与现实共相的、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正确”的唯一论(Singularität)。第二种说法是现代主义文人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如霍夫曼斯塔耳 1902 年发表的《给尚多斯的一封信》^⑦。巴蒂把解放德意志语言这

① Marlies Janz, *Vom Engagement absoluter Poesie — Zur Lyrik und Ästhetik Paul Celans*, S. 179.

② Timothy Bahti, „Das Paradox buchstabieren: Stil und Aussage in Paul Celans EINMAL“, S. 22.

③ 同上, S. 27.

④ 同上, S. 23.

⑤ 同上, S. 27.

⑥ 同上, S. 28.

⑦ 参见 Hugo von Hofmannsthal, „Ein Brief (Chandos-Brief)“, in Hugo von Hofmannsthal, *Gesammelte Werke in Einzelausgaben. Prosa II*, Herbert Steiner (Hrsg.),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1976, S. 7-20.

项伟大任务交给了诗人策兰。我们且不知巴蒂是否有这样的权力这么做,也不问诗人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就我们对策兰诗学的整体理解而言,这完全不是诗人策兰所关心的主题。策兰的全部诗学都在试图去补足那个由人性灾难造成的不可弥补的损失。

巴蒂的精密解释同样可以导向另一个方面,即策兰诗文透露出与尘世决绝的强烈意向。诗文用三个过去时叙述一个已经发生的情况:“曾经听到”(hörte)、“曾经洗刷”(wusch)和“曾经存在”(war)。这三个动词分别由“我”(ich)、“他”(er)和“光”(licht)作为主语,这一切均由诗题“曾经一次”所决定。第一诗节中的重点在于五行诗节居中的第三诗行“洗刷世界”,之前第二诗行表述了抒情之我对这一行为的听觉感知,同时在之后第四诗行又在视觉上进行了否定。不过,这并不是抒情之我的看不见,而是“他”的这一洗刷行为本身的不可见性。这三个副词“没被见到”、“彻夜”和“真实”在句法层面上是双重统摄的,既可以被理解为对第一诗行的抒情之我的听的行为补充说明,也可以解释为第二诗行“他”的行为的副词修饰,因为这里全部用了逗号而产生多义解释的可能性。诗人要的或许就是这种阅读效果。无论是否被看见,都不能否定这一洗刷行为的真实存在,陈述句本身证明了这一点;在时间上是整整一夜,意味着那漫长的黑暗之中。从《圣经》内容的联想来看,自然会理解为上帝在洗刷人类的罪孽。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是在黑夜呢?对万能的上帝而言,无所谓昼夜,昼夜只对作为生物的人类有效。那么象征黑暗的“彻夜”便是抒情之我对这个世界的判断,这个无光的世界是抒情之我所处的境地。这个不见天日的世界可以被狭义地理解为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对犹太人等迫害的时日,也可以理解为抒情之我对自那之后的世界的总体判断。这才有最后诗行中的述说“光曾在”,并呼唤“拯救”。第五诗行的“真实”是对“我”的“听见”与“他”的“洗刷”这一事实的再次确认,进行强调并突出。

从诗文的韵律看,第二诗节的开端与第一诗节一样,由扬抑格构成,第三诗节同样如此,形成了三个诗节的诗韵关联性。第二诗节只有四个语词,没有完整的句法结构。诗中的“一个”和“无限”,或者说是一和无穷大(∞)。在自然认识中,“一”就是最小的单位,是一切事体的开始;而“无限”(无穷大)则是超越任何想象力之外的量,包括规模、面积、体积、大小、范围、规模、程度,也是情绪上所指的极端、非常的状态或数量。^①

由此,诗文中的“一个”和“无限”始终具有虚与实的双重含义,一直指向现实与心理两个层面。然而诗文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一个”和“无限”指的究竟是什么。如

^① Duden — Das große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 in 6 Bänden, Bd. 6, S. 2685, Stichwort: unendlich.

果结合下一诗行中的第二分词“毁灭”，我们则可以理解为，诗文陈述的是毁灭在现实中的规模和在上心理上造成的强烈程度，那就是完全的、彻底的、全面的、无一遗漏的清除。那么接下来必然要回答这个问题：清除的对象又是什么呢？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策兰诗文的语境看，其现实的境况是指德意志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杀戮，而情绪的程度便是由此而产生的对人性的全面否定，对此在世界，亦即人世间的彻底扬弃与决绝，这一点是西方学者一直有意避讳的。在此，我们再一次回到第一诗节中“他”清洗世界的行为，第一诗节的清洗行为与第二诗节的彻底毁灭存在着诗学结构上的关联，清洗并不是犹太宗教意义上的对世界的拯救，而是对世界的彻底的毁灭。

赫克结合犹太教喀巴拉学说来解释“一个”与“无限”的内涵，指出这“一个”就是神的一体性，^①“就是创世之前的数字，是元一的恩索夫(Ensoph)，亦即上帝之气”。^②与此相反的是“无限”：“‘无限’则是所有之物的总体性，由希伯来语字母-数字表中最后一个‘Taw’来表示。对希伯来人而言，四百就象征着全部、无限。如果一个和四百被毁灭，这就意味着它们之间的区别被扬弃，它们就‘ichten’”。^③按照赫克的理解，诗中的“ichten”就是宗教意义上的“复活”，也即万物被毁之后的凤凰涅槃。赫克认为，“[Ichten]这个语词显然是从海德格尔的‘Nichten’^④引申而来：存在与虚无之彼岸。或者我们也可以从中认识到它的同义词‘复活’”。^⑤因而将诗句意义引导为死而复生的宗教含义。纵观策兰诗文，全无世俗意义上的求生意向，何来复活之说？这种“毁灭”同样指向抒情之我，亦即对抒情之我同样具有有效性，因为毁灭依然在延续，从历史绵延到抒情之我的当下。如此，呼吸的转折才会出现，亦即背弃生命的存在，决绝于人世间，这也符合策兰诗学整体的涵义方向。

赫克的宗教解释有助于开拓诗学诠释之空间，开阔对犹太教不熟稔的读者的阅读经验之视域。然而，我们在对赫克丰富的犹太教知识叹为观止的同时，不得不说，如是诠释更多的是策兰的诗文唤醒了赫克作为读者的宗教情绪，这位饱读经书的读者便将由诗文引发的诸多宗教联想宣泄在文章之中。就其现象而言，这种解

① Wilhelm Höck, „Von welchem Gott ist die Rede?“, S. 275.

② 同上, S. 274.

③ 同上。

④ 关于海德格尔的“nichten”主要来源于 Martin Heidegger, „Was ist Metaphysik?“, in: „Brief über den Humanismus“, in Martin Heidegger, *Wegmarken (GA 9)*, Friedrich-Wilhelm von Herrman(Hrsg.),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6, S. 114ff.; S. 359-360. 中文参见[德]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形而上学是什么?》,载[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23页、第132页以降。孙将“nichten”译为“不化”,即“不”的动词化。

⑤ 同注①, S. 274.

释有一定的存在合理性。不过,诗学诠释不能脱离诗学文本的结构,只是运用某些词句造成的联想性唤醒来解释诗文,更多的应该是对诗中的句法结构和诗学结构进行细致的分析与解释,在充分的论证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显然,这样的解释方法,在对策兰诗文的解释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与挑战。

第二诗节中的难点在于“ichten”这个语词的词义难以确认。这个语词对今天的德语读者十分陌生,无从理解,各家解释互无关联,相去甚远。我们已知,赫克从海德格尔的“nichten”(无化)将其解释为“有化”,进而引申为宗教层面的“复活”;杨茨根据《德意志词典》对这个词义的解释是,策兰的“ichten”就是“ichen”的过去时,就是说我的意思,^①并在脚注中强调:“策兰在《德意志词典》”中被证明的意义上使用了这个语词,并明确地将所有其他的解释视为误解而加以拒绝”。同时,杨茨还指出了其他解释中对这个语词的“存在化的释义”(die ontologisierende Deutung)会导向谬误。^②显然,赫克的解释在杨茨的批判范围之内。与诗人策兰有过直接交往的杨茨似有近水楼台之优势。她将“ichten”的理解导向柏拉图的《斐莱布篇》:“只有在大洪水般清洗世界的时候,一个与无限才有被毁灭的可能,柏拉图也将一个与无限置于语言起源的关联之中。”^③然而,杨茨并没有沿着语言起源或“说我”这条线索往下延续,而是突兀地说起策兰诗中的数字(die Zahlen),并将数字一般性地解释为“对事物和人类本性进行压迫的思想”,^④再次将策兰诗文扭向其所需要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意识形态。

对“ichten”的理解,巴蒂也认为是“ichen”这个动词的过去时,显然也源于《德意志词典》的词义解释。他更多地从构词和语义视角出发,给出悖论式的解释,这使我们同时也更为深切地领悟到,策兰诗文只能存在于德语之中。巴蒂先引用迈纳克对“ichten”的解释,就是“将这个自我透明化的存在,即清洗世界的本质的存在”,“ichten”是“诗学在场的行为,就是《圣经·旧约》中的宣告‘我就是自我’的行为”。^⑤巴蒂指出,这样的解释就是将“ichten”理解为“神性强力的诗性介入或者神性在场的诗性介入”,忽略了文本中动词的过去时形态。巴蒂用构词法来解释诗句的辩证性含义,诗中的“事件发生,首先是否定的(毁灭),然后是肯定的,两者都发生在过去。‘ichten’这个语词从一开始就去除了‘毁灭’(vernichtet)中两个语词的否定性,否定性前缀‘ver-’与‘nichten’中的‘n-’,不过,在这个动词的末尾依然以

① Marlies Janz, *Vom Engagement absoluter Poesie — Zur Lyrik und Ästhetik Paul Celans*, S. 179.

② 同上, S. 179, Fußnote 197, S. 233.

③ 同上, S. 179.

④ 同上。

⑤ Dietlind Meinecke, *Wort und Name bei Paul Celan. Zur Widerruflichkeit des Gedichts*, Bad Homburg: Gehlen, 1970, S. 273.

过去时得以保留”，^①因此，“ichten”就成了“vernichtet”的反题。巴蒂将“一个”与“无限”视为“对立”，“在这里它们实实在在地被置于‘对立面的汇聚’(coincidentia oppositorum)，同时，又将在语法上不同的东西设为同一(无论是名词和副词，还是副词和形容词，都在这里变成名词)。作为对立面，它们相互否定，事实上，这首诗展现的就是语词之间的共同否定，‘毁灭’。‘所有的结局都是否定’(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每一个否定另一个，两者相合就都被否定，因此，这个翻倍的双重否定确定了这一实践逻辑的结果：ichten”。^②

巴蒂近乎语言游戏式的语文学解读给予我们诸多启发，我们会发现诗文中的否定因素以及语音之间的相互关联。不过，就诗文的语法层面看，“ichten”的主语就如赫克所说的，应该是“一个与无限”。我们还是愿意回到《德意志词典》的基本语义，“ichen”有两个含义：“1. 说‘我’，用‘我’来回答一个问题……2. 老是把自我挂在嘴上，经常说起自己”。^③按照词典的语义，这个词语带有贬义色彩，专指那些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而力推词源语义的杨茨对此却视而不见，不作任何解释。因此，我们的理解是，“一个与无限”指的就是这个尘世，即人类此在，在被彻底毁灭之前还依然坚持着“自我”(das Ich)，这种对自己的肯定本身就存在着本质性否定，那是一个过往的事实，一个一次性的事实，并不存在于当下，那个自以为是的自我世界已经成为过去。第二分词“被毁灭”(vernichtet)描述了“一个与无限”的世界状态，“被毁灭”作为“一个事件或存在已经完成”，^④已经成为真实。这又回到了诗文的标题那曾经的“一次”。抒情之我是在描述一个过去的经验以及对这一经验的判断。

“曾说我”则是抒情之我再一次明确强调对自以为是的尘世的否定，以及对这一人类此在的背弃或背离，无论这一背弃是否具有，或具有多少合理性。神性之“光”同样是曾经的渴望，而非当下的现实。最后诗节(第三诗节)只有一个诗行，两个短句“光曾在”和“拯救”。在德语中，若忽略“光曾在”后的句号，连贯阅读会产生这样的句法意义：光曾是拯救。而句号却阻隔了这样的阅读习惯，断绝了这样的阅读联想。“光”与“拯救”之间不存在犹太教意义上的关联！“war”作为“sein”的过去式让我们回归到第一诗节中的过去式形态，似乎在时间上又回到了那个曾经的“一次”。在《圣经》中光是“上帝的象征，是自然中最为纯洁的元

① Timothy Bahti, „Das Paradox buchstabieren: Stil und Aussage in Paul Celans Einmal“, S. 23.

② 同上。

③ 词典内容为：“1. ‚ich‘ sagen, eine frage mit ich beantworten... 2. das ich stets im munde führen, immer von sich reden“, in *Jacob Grimm/Wilhelm Grimm, Deutsches Wörterbuch* Bd. 10, Sp. 2031.

④ *Duden Grammatik der deutschen Gegenwartssprache* (Duden Band 4.), Mannheim/Leipzig/Wien/Zürich: Duden Verlag, 1995, S. 189.

素；光本身就是上帝的显现”。^① 而诗中却将光的存在设定在过去，亦即光已经不存在于当下。而“拯救”的时态不明确，既可以像“光”一样是一个过去，也可以理解为现在时，抑或是在将来，于是，对“拯救”的期盼抑或是抒情之我的最后呐喊。值得注意的是，诗文中的“光”与“拯救”既没有不定冠词也没有定冠词，而在犹太-基督教传统用法上，这两者均有定冠词，因为所指的、象征的都是特定的东西。这里的拯救显然不是呼喚上帝的到来及其显灵，来拯救芸芸众生，更是抒情之我盼望被拯救出这个无光的尘世，即无歌可唱的此在，也是策兰诗学走向与人间彻底决绝的不归之路。

三、小 结

策兰以《一次》这首小诗终结了其诗集《呼吸转折》，也以此宣告了对人间尘世的决绝。拯救是诗学的自我拯救，是诗学自我的彻底完成。在策兰的整体诗学中，我们必须看到，诗人的语词与我们日常语言有着巨大的差异，尤其是诗人对死亡的越演越烈的倾向扭转了策兰诗学语词的涵义方向。《一次》以及策兰的其他诗作都可以理解为是灭绝人性的人类世界的挽歌，至少诗人是如此感受的，诗文也是如此表现的。无论是诗学形式还是诗人本身的转向，都是对此在的拒绝和对彼在的向往，也是由生向死、出生入死的转折。

此外，在对策兰诗学进行解释时，我们再一次面临诗学诠释学的困境。在对这首十分重要的小诗具体解读中，我们经历了十分陌生的德语形式，无论是构词的新奇，句法的残断，即便是母语者也存望而却步之畏惧。我们一如既往地尊重语词结构、文本结构和诗学结构出发，将这首诗文置于策兰诗学的整体语境中进行诠释，而不是以先判断的方法论来将诗学文本强行纳入方法框架，使其变形。没人敢说，自己真正理解了策兰诗文。在诗学整体的涵义方向指引下进行严密的论证是我们走向或进入策兰诗学的唯一路径。

责任编辑：俞仪方

^① Wolfgang Menzel, *Christliche Symbole*, Regensburg: Manz, 1854, Zweiter Teil, S. 27ff.